

曹聚仁著：

笔端

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

上海书店



曹聚仁著

筆

端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8916783

复 印 说 明

《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》辑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各社团、流派、著名作家的流传较为稀少的著作，以及作家传记、作品评论、文学论争集等，依原样复印，供研究者参考。

本书收自“五四”到北伐前后这一时期的作品，有散文、短评、考据以及随感录等。据天马书店1935年1月初版本影印。

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

笔 端

曹聚仁著

上海书店影印出版

(上海福州路401号)

该书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浦江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2 3/4

1988年4月第一版 1988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3500

J 229·1 定价：3.45元



這日，剪貼成冊，又約莫二三十萬字光景，到底是中年人
了，覺得自己的影子也頗可憐了。其中一部分，散聚在
這小冊子裡的，大概是雜感小品之類。金梅子近言云云，
筆迹則以謂形神，佳則不為敗筆，神其巧慧，筆端而已。

以筆端題名。

時，先父魯岐先生盡建國氏
真從東方出來了。不久，從
榻前世間隔絕，不知政局有
常惘惘和中央軍在山東戰
是和張之洞時一樣和張

前記

民國十一年秋天，我孑然處在海濱的一角；大概爲了鄉愚的氣分太重，時常受一些文明人的揶揄，當時也頗有些氣憤。後來覺得孤獨也有深趣，常是深夜看書寫文章。其明年，在新聞路吳寓做家庭教師，繼續這孤獨的生活；那三四年間，先後在覺悟學燈發表一些雜脣式的文章，有論文，有短評，有攷據，隨感錄之類，積聚起來，約莫二三十萬字；可是從不加以積聚。民國十四年以後，我耐着性做教書匠，幾乎不寫一個字；這樣沉默了六七年。

近幾年，忽然又有一點不安分起來；幾個不甘於寂寞的中年人，集合攏來辦一種小刊物，這樣濤聲便登場了。那是民國二十年八月間的事。從那以後，我重新恢復深夜寫文章的舊脾氣，有時寫得很多很多；所寫的仍舊是雜脣式的，有論文，有短評，有攷據之類。這回，剪貼成冊，又約莫二三十萬字光景；到底是中年人了，覺得自己的影子也頗可留戀了；其中一部分，積聚在這小冊子裏的，大抵是雜感小品之類。金樓子立言篇云：「筆退則非謂成篇，進則不云取義，神其巧慧，筆端而已。」我之於文，本來無所取義，即以「筆端」題名。

當國民革命軍北伐到浙江時，先父夢岐先生盡過國民分內應有的責任，他相信太陽真從東方出來了。不久，他就生了重病，臥床不能起，病榻與世間隔絕，不知政局有任何變化。他臨終那幾天，正當閻馮和中央軍在山東惡戰的時候；他還以為黨的領袖仍是和碧雲寺謁靈時一樣和衷共濟。他問我時事種種，我假造一些消息告訴他，讓他把美麗的夢帶到墳墓中去。昔陸放翁晚年示兒詩：「死去元知萬事空，但悲不見九州同；王師北定中原日，家祭無忘告乃翁。」死者既抱了這樣大希望，我想爲人子者，只能欺騙欺騙死者，讓他九泉瞑目吧！

我既立志欺騙死者，却乃不忍欺騙生者，白紙上寫黑字，總想忠實一點；因此，屋角上的老鴉，不免惹人頭痛。我又轉念：金鷄納霜味苦，外面裹一層糖衣，讓人家嚥得下去。我又何必不裹一層糖衣呢！刪削又刪削，凡保留於筆端中的，已經沒有什麼苦味了。

人到中年，意緒消沉，自此以往，不會再寫這類帶點苦味的文字了！是爲記。

筆

端

九篇

一 耶蘇與基督

二 蘇小小與白娘姪

三 彌正平之死

四 孔老夫子

五 陳夢雷

六 小紅

七 李叔同先生

八 章太炎先生

九 兼葭蒼蒼白露爲霜

一 耶蘇與基督

——在上海建國中學講演

約當紀元前十世紀前後，在巴力斯坦的猶太人，有過一段光榮時代，他們的領導者是大衛和所羅門。但這個光榮時代太短促了，「黎明」剛過，便是「陰霾的晦晝」，隨後又是「漫漫長夜」。起先以色列和猶太起了內鬨，又復篡弑，暗殺，宗教衝突，這樣擾亂了三百多年；於是亞述的鐵錘打了下來，埃及及接上做他們的主子，巴比倫王又把他們擄了過去，在巴比倫旅居了兩個世紀；最後羅馬人攻破了耶路撒冷，這樣做了十個世紀的奴隸。大概巴比倫的智慧啓發了他們，使他們組織一個有系統的歷史觀念。他們懷念舊時的光榮，他們以大衛和所羅門為理想的英雄，或者是神——這個理想的英雄或神，便是「基督」。

猶太人可說是懂得處世哲學的，他們雖然永遠做奴隸，但他們把自己民族當作最高貴的民族，而他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早和上帝預約過，即算眼前吃了虧，最後的光榮總會屬於他們的。因此他們都很樂觀，一旦救主「彌賽亞」出來，他們都得救了，他們都是大衛所羅門那個光榮

時代的人民了。關於這些陳古的話，在舊約上說得很詳細，我不想說下去了，我並不想說教。

依我推測，猶太人所設想的「基督」，大概是大臂膊高個子的英雄好漢。若在中國，總是關雲長、西楚霸王那樣的人，即不然，也得和拿破崙一樣，能替他們出一肚子鳥氣。而上帝所派遣的「彌賽亞」，却是一個瘦怯的耶穌。——掛在教堂裏光彩弈弈的耶穌，想是吃得脂肪極多的牧師的自畫像，決不是風塵僕僕的耶穌的面影。——這個馬槽裏出世的木匠的兒子，太使猶太人失望了！

而且猶太人最愛重儀式，他們祖宗所遺留的禮儀習慣，就是他們的寶貝，彷彿我們中國有國粹，有精神文明；猶太人永遠把亞伯拉罕的子孫當作最高貴的民族，希望上帝永遠偏袒着他們，彷彿我們中華民族是黃帝的子孫，照理「彌賽亞」應該保有國粹，提倡精神文明才是。可是耶穌雖說是上帝的兒子，但是他不看重禮儀，不尊重習慣，有時還說：「爲人而設安息日，非爲安息日而設人。」的話；你想，陰歷用得很好，要改什麼陽歷；文言多麼典雅，要改什麼白話，一個連國粹都不要的彌賽亞，這如何通得過去！耶穌又說：「上帝非如市僧，天國之中，並無選民，亦無愛幸。上帝者萬物之慈父，普施恩惠如日光之普照。凡屬人類，不問其爲有罪惡者或爲上帝所愛者，皆

爲神聖天父之子。」那更荒唐了，我且用中國話來講：「我狄是膺，荆舒是懲，周公方且膺之。」（用孟亞聖的話。）如何會爲「皆神聖天父之子」呢？所以猶太人不僅失望於外表，而且覺得這個木匠的兒子太丟他們的臉了！於是他們爲耶穌準備着一個十字架，叫他躺在上面。

事情是這樣：紀元三十年的春天，耶穌從加利湖邊第一次到耶路撒冷，他就永遠地留在耶路撒冷；在一個黃昏，他和二個竊賊一同釘死在各各他山上，四圍是一羣看熱鬧的猶太人。他的弟子猶大是第一大功臣，他爲祭司們劃策，得到三十個金幣。還有許多猶太人是合作的，共同來把耶穌處死，免得羅馬王疑心他們有什麼異動，連累他們奴隸都做不安穩。這個辦法，在中國就叫做「大義滅親。」好了，他們總算把不合理的彌賽亞完全解決了！

關於耶穌的死，在四福音書裏記得極好，我也不說了。我現在再談一談耶穌復活的事。

耶穌的確是復活的，不過復活過來的是基督，不是耶穌。「基督」與「耶穌」有一個總分別，「基督」不會開口，而「耶穌」則要開口。譬如法租界三德堂的牧師，他個可以頂禮「基督」，「基督」不會趕他出禮拜堂，要是耶穌的話，一定要說他「進天國，比駱駝牽過針孔還難」，甚至說他就是「猶大」。基督於一般人無妨害，於牧師們則有利；有利的故事，你隨時可以發見，耶

蘇於一般人雖無妨害，而於牧師們極有妨害；所以他們釘死一個耶蘇，復活一個基督。

耶蘇活時，他的撫摩是能治療一切病痛的；最普泛的復活了的基督，即是這樣一個藥神，如同中國藥店裏的神農一樣。其次復活的是原始的基督，即是大衛所羅門，他是猶太民族的救主。最後復活的是牧師們自己的靈魂，牧師們照着自己的油臉畫成一張耶蘇，再照着自己情人的美貌畫成一張聖母。上帝的兒子死了，他們就是上帝的兒子；好在耶蘇已經不會開口，大家很可以自由地把他修正了！

不過修正派裏面，未始沒有好的，即如保羅，他所復活的基督，也還有些耶蘇的影子；可是我們中國還沒有保羅，我也不說了。

一九三四，八十一重寫。

二 蘇小小與白娘娘

——在蘇州省立女子中學講演

我今天說的是蘇小小和白娘娘的故事。說書，蘇州人最出色當行；我到蘇州來說白娘娘的

故事，豈不是「班門弄斧」！

我所講的蘇小小和白娘娘，和列位所知的略有不同；我以西湖佳話爲藍本。蘇小小，我不曾見過；從前文人騷客都說她花容月貌，那總不會錯的。她當二七年華，天天坐了油壁車在湖堤上逗引遊人，馬上就有許多「豪華公子，科甲鄉紳，或欲取爲侍妾，情願出千金，不惜紛紛來說。」你想有洋樓可住，有汽車可坐，寫寫意意做大人先生的小老婆，豈不是好？所以賈姨娘來勸她道：「姑娘不要錯了主意，一個妓女嫁到富貴人家中去，雖說做姬做妾，也還強似在門戶中朝迎夕送，勉強爲歡。」你知道蘇小小怎麼打主意，她說：「我最愛的是西湖山水，若一入樊籠，止可坐井觀天，不能遨遊於兩峯三竺了。況且富貴貧賤皆繫於命，若命中果有金屋之福，便決不生於娼妓之家；今既生於娼妓之家，則非金屋之命可知。倘入侯門……豪華非耐久之物，富貴無一定之情，人身易出頭難，到不如移金谷之名花，置之日中之市，嗅於鼻，誰不憐香，觸之目，誰不愛色……若能在妓館中做一個出類拔萃的佳人，豈不勝似在侯門內做一個隨行逐隊之姬妾？」她梳櫛了以後，把千百個男子在手掌中轉，她若倦時，誰敢強交一語；到她喜時，人方踴躍追陪……從沒人突然調笑，率爾狂呼，以增其不悅。故應酬盃盞，交接儀文，人自勞而他自逸；却妙在冷淡中偶出一言，

忽流一盼，若慰若藉，早已令人魂消。」有一回，孟觀察在西湖叫了樓船，請了賓客，限定蘇小小去侑酒；蘇小小三番四次的推却，孟觀察勃然大怒，要饒她不過，府縣都替她暗暗擔驚。誰知蘇小小一到面前，一顰一語，把孟觀察直喜得眉歡眼笑。後來，蘇小小冒了風寒，生了重病，醫生來看，都說多兇少吉，她的賈姨娘替她非常着急，她却以為做了幾年妓女，富貴繁華，無不盡享，風流滋味，無不遍嘗；這樣早死，留人間一個好的印象，倒是天心有在，樂於成全。她死時只有十九歲。她死了以後，西泠橋頭的枯骨，倒成為千百年後詩人們做詩的題材，「湖山此地曾埋玉」的吟個不休。

攔開蘇小小不提，且講講西泠橋對面那個壓在雷峯塔底下的白娘娘。白娘娘是一條白蛇，那是大家所知道的；小青依白蛇傳是一條青蛇，依西湖佳話是一條青魚，死無對證，這且不必硬作主張。白娘娘見許宣的時候，是一個戴孝的婦人；既然是死了丈夫，大可以休息休息，何苦「小寡婦上墳」？見了「小白臉」，惹起「古井重波」呢？她苦苦的逗引許宣，搭船，借傘，請茶，請酒，一心一意要嫁給他；許宣沒有錢養家，她拿出五十兩一個元寶送給他，這元寶還是從太尉庫中偷來的。許宣發配到牢城，白娘娘帶了小青趕到牢城，死心塌地的替他做家主婆，讓許宣過舒服的日子。許宣一面貪戀白娘娘的美貌，一面為妖怪的念頭所苦；在牢城相信道士的符水，在鎮江相

倡金山寺大和尚的佛法，一定要追白娘娘逃回西湖。結末是這樣一個悲劇：白娘娘正坐在那裏梳頭，許宣取了法海禪師的鉢盂，悄悄到家，乘她不留神，走近他身背後，將鉢盂往頭上一罩，用盡平生之力，將白娘娘罩在裏面。法海禪師一到，白娘娘和小青都顯了原形。禪師將她們罩在鉢盂之內，拿到雷峯寺前，令人搬磚運石，砌成塔基，壓於其上；後來有許多人願做功德，不多時竟造成了一座巨大的雷峯塔，法海禪師還留了四句偈語：「雷峯塔倒，西湖水乾，江潮不起，白蛇出世。」

我們且把這兩個故事，錯綜地看一看，這是很好的對照。蘇小小所過的是唯美的享樂主義的生活，她是典型的摩登女子；她是東方的茶花女。白娘娘正與之相反，她是賢妻，完全爲她的丈夫犧牲她自己。但是蘇小小以她自己爲中心，把男性旋轉得天昏地暗；千百年後的文人還不斷地替她捧場。白娘娘以「夫」爲「天」，跟着丈夫跑，丈夫當她是妖怪是蛇，用鉢盂罩在她的頭上，用雷峯塔鎮在她的身上，使她不能出世。我們中國的禮教網，自南宋以後，漸漸完密，何以對於蘇小小這樣優容，對於白娘娘這樣苛刻？這不是值得我們考量一番嗎？原來農業社會的有閑享樂生活，爲貴族（王族，卿相，）地主階級所獨佔；貴族地主的門下，有幕僚清客這些清高的文人替他們幫閑，湊趣，蘇小小的生活，雖爲禮教所不容，却正是有閑階級的享樂對象；孔老夫子尚且

願意去見南子王孫公子自然心甘意願爲蘇小小所顛倒的了。清高的文人，至少都有八斗才，個個都是才子；有才子必有佳人，蘇小小正是千百個才子的最好對象——哼「湖山此地曾埋玉」的才子，天天可以在湖堤上看見。所以小小的生活雖在士大夫禮教之外，却在士大夫對象之中，可以留在那邊，替湖山生色的。

至於白娘娘，她是許宣的家主婆；媳婦一進門，婆婆就不高興。婆婆談起她的媳婦總必搖頭嘆氣道：「自從我家那個狐狸精進門，我的兒子聽了床頭哄，什麼都變了樣兒了！」於是東也是那個妖精不好，西也是那個妖精不好，迫得兒子虐待了媳婦，那才稱她老人家的心願。諸位同學，你莫以爲我們是生在二十世紀，受過教育的。你若嫁在一個大家庭，進門那幾年，男家沒有什麼變故便好；若是風吹草動，公公丟了官，丈夫失了業，都會怪你是個尅星，天天詛咒你，使你不得安身的。要忠實做賢妻的女子，註定是「妖怪」，「蛇」的命運，那真無可逃避的呀！上海四馬路有一家藥房的窗櫃裏，坐了一位長衫馬褂的少年，他的身上糾纏了一條大蛇，蛇的頭正是一個美人；那正是「女人是蛇」的最好說明。禮教先生說：若非我的母親是女人，我早殺盡一切女人——當然不殺蘇小小。

白娘娘並不怕許宣，但是許宣有法海禪師給他的鉢盂，罩在頭上，使她不能轉動。這個鉢盂是什麼，那便是經濟權。白娘娘壓在地底，法海禪師砌了塔基，便有許多人願做功德，造成一座巨大的雷峯塔。這巨大的雷峯塔，便是千百年來的傳統思想。「經濟權」和「傳統思想」，把一切女人都壓住了。

現在，雷峯塔是倒掉了，鑽出來的白娘娘，她頭上還罩着法海禪師的鉢盂，她能轉動嗎？誰來替白娘娘敲破這個鉢盂呢？諸位同學，請仔細想一想！

三 禰正平之死

「才高竟何施，寡識冒天刑；至今芳洲上，蘭蕙不忍生。」

李白：望鸚鵡洲懷禰衡

黃射和禰衡一同下了馬，緩步走上石階，斜陽灑在他們的背上。

「正平，伯喈蔡先生真了得！今天我們看的這碑文，就夠味兒；可惜不曾鈔下來，記不得這麼多了。」黃射一面解下馬鞭，一面這樣說。

「哦，讓我想想看。——差不什麼了，那石碑上損了兩個字，其餘大概這樣罷；拿筆來，我來默寫一通。」禰衡輕描淡寫地說着，眼望着天花板。

黃射一半驚訝一半佩服，叫左右立刻準備紙筆，又派人趕去鈔寫那蔡邕所做的碑文。不一刻，禰衡把碑文寫就了；黃射細細吟誦，心頭有說不出的高興。

「正平，你得了得！那天我父親歡喜得什麼似的，說您把他要說的話都說了，輕重疏密，不差分毫，你真得了得！可是，正平，您這麼個大天才，怎樣人人都說您的壞話？」曹孟德，不是說愛才如命嗎？他倒把您送到劉表那裏去啦！」

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」禰衡看黃射說得這樣認真，不禁哈哈大笑。「曹孟德那小子，什麼東西！我正眼也不要看他！孔文舉一定叫我去見見，那小子倒像煞有介事，擺起架子來！我還不明白，他把我送到劉表那邊去，想叫劉表害我呢！那天，他底下那些狗兒，要替那小子來出氣，說是什麼送行餞別；看見我到了，都像殭尸一樣動也不動。咱老子才不客氣哩，坐下來便號啕大哭。他們問我：『哭什麼？』我說：『一處處的墳墓，一個個的浮屍，不哭還做什麼呢！那些狗兒觸了一鼻孔灰，才一隻隻拖着尾巴走呢！』」